廣弘明集卷第八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　魏太武

大集道俗廢立三教議　周武

二教論　釋道安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
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惟恃台
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常訪國事
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費害黃
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
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
壇四迴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
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
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
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矢出以
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与蓋
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
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
物蓋以万計詔乃焚破佛像勑留臺

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眞君五
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
功崔浩邪謀相接交翕方士仙覲日
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
曰愚民無識信偽惑妖私養師巫挾
蔵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
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
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
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
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
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
道杜諸寺門世不脩奉土木丹青自
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
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
設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
或見危逐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
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
靈晃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
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
又聞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
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

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
而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
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
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
而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為懷大冢宰
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
嫉之恐有陵奪因護入內親自誅之
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
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為
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
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
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
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為黑
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
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
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
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倫如別
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門並著
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
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

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
録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与道肩
齒相扇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
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
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役
憂覘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讀唄礼
悔僧皆懍厲莫不訝帝之徹行也既
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
丑三月十五日勑召有德衆僧名儒道
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
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
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
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
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
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
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
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
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
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　又勑司隷
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
辯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
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
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

[illegible]

帝躬受之不怪本圖即於殿廷焚蕩
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本
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
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
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
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
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
王公餘如别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
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
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誅者

並誅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為教主第三
詰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異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明典真偽第十

[illegible]

教指通局第十

依法除疑第十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降六經所以補偏誘尚滋章二篇所以述作故偶手許潤於物以濟日儒用之不匱於物以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指趣則亹亹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氏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適摩尼於胎虆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純風塞洞一之玄指祈之弥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闡

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嘗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

其要夫万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无
生三才兆於无始而始始者无始然
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
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
别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為
外濟神之典典号為内是以智度有
内外兩經仁王辯内外二論方等明
内外兩律百論言内外二道若通論
内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
云儒釋釋教為内儒教為外備彰聖
典非為誕謬詳覧載籍尋討源流教
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
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
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
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之流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
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清虚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
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順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
所長也
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
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
所長也
名家者流盖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
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横家者流盖出於行人之官孔子
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
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
長也
雜家者流盖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
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
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盖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
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化貨與其兩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
有九教若揔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
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
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
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
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
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
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
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
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
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
洹播闡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
道辯善惡之昇沉變期出世而理無
不周迹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
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
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
取捨驗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
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无
餘了義号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
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
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
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

詰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
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
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
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
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
魚蹄不為兎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
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
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
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
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
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
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无量
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
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
巨壑微塵之比須弥況凡夫識想何
得齊乎故淨名曰无以日光等彼螢
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
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
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
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
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
故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普弼明作奏大[illegible]

類更曉子悼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
不貴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
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
以陰陽義齊則同之貴賤此之不可
至理皎然雖强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昇降二事備華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与棄
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
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
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
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
塗軌乖順不可无歸朱紫之際久宜
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
豈今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
縱横官典俱漏盩鑒之撰今古褒其
是子長之論異見貶其非是以前漢
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
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
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
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
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甚弊傷道所過擯刪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達遠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尊之尚道發僞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為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按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豫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為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為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

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要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惟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与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万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

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二張 曲
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易說曰夫有形生於无形故曰有太
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
本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沌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
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
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
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
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
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上賢能於
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便是儒之一
派幸勿嚴棄五德
君為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為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為教主
問教尋變製剖判離合玄派而別之
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

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条
悝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
賢達不可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
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
教豈不婉哉
荅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此盖皇業之盛事
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万代齊其軌
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无位灼
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
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无位
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
非為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
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
既是仙賢固宜雙鈌道屬儒宗已彰
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
矣又論語孔子自稱吾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云孔聖而
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卑
衷諒為侮聖
荅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

雅依謨典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
仙之術尋手練餌斯或有之至大聖
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
學而知之者次依前漢書品孔子為
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並
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
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
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
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
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
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避詞斯其類也
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
恐還自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於孔子乎聖人之道於斯可見）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
表評為下下老子者乃無為之大聖
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
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荅曰吾子
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
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
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
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為桓公所
弒既不白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

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子漢書之
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号素王
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關典君子
所勉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
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
言歟
荅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偏
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
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
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
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
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為本敬
尋雅論寔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
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神
義將安在荅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
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
良詩易之温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
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倫洪祐示
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
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
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開照期神

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
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
經曰濟神拔苦莫若脩善六度攝生
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仙明延期之術不在其終 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无生道
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荅曰靈
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无疾輕强
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繕績前
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
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
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
生不貴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
无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
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
莖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无復生死
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
以名强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
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亦闇
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
年為殤非想多劫與无擇對戶凡聖
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辯暑隆哉

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 廣弘明集卷第八弟子張典

與羲和爭暉至於循也何其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靈僊在術法 論德仙則飼服鉛餘劣不

徒勤无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繕績前生業果雖

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

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

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无為本柔弱為開

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

无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

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

練服金丹飡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

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

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

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拔遂有欒大

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譏書

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關雅

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

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域孔氏東華 有辛致問列于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云覺西言菩提此云

為道西云泥洹此言无為西稱般若

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
為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滞於形
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
案孟子以聖人為先覺聖中之極寧
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
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
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
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為道道名雖同
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
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
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
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
其法則邪正自辯菩提大道以智度
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
殊固難影響外典無為以息事為義
內經無為無三相之為名同實異本
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
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
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者昔商大宰
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
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
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老子西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云 經云吾師化出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既道書咸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出世三乘域中四大 總如天地異過塵撥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案 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云天竺國 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荅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荅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

逗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閇往運數開對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悪煞蠲獘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无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槩其万一尋漢書之録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絶天表惟四藏賸博二諦並陳揔論九道則无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絶聖棄智老氏之心黄巾藥服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顔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辯異似若自私荅曰聖道虛寂圓應无方无方之應逗彼群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无

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極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二張 曲 撓
應實塵沙大略有二
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攤入
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
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
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无而傲帝
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
故須弥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
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令之
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
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
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
解使鬼法後為大虵所噏弟子妄述昇
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
挾鬼道往来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
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
馬張脩將兵掩煞漢中太守蘇固斷
絶斜谷煞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煞
張脩而并其衆焉於漢為逆賊戴黃
巾服黃布褐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受其道者輙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

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自号師
廣弘明集卷八 第十二張 出
君其来學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祭
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
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縣亭
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
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
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之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
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
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万拒
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
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
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
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
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
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
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
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
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
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

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来遂有茲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四張 曲 亂
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
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冝同
小巫巾色寔冝改復且老子大賢絶
棄貴尚又是朝目服色寧異古有專
經之學而无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
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
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
老子誡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
則齊真爲朘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
張氏數條妄說用僭辛未聞或禁經
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撰造邪爲是故不博但得全帛便与其經合者造之至死不勸貪利三差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淘爲大哉回路爲醮泉烏扉爲雲翦老鼠爲之樂資武求道爲能得乎

戒妄稱真道 蜀記曰張陵入蜀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蟒蛇所噬子衡奈期尋屍无一所負清識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无至化之迷生靡穢是盈不崖項罔光和元年迄生告回正月七日天師鼻去將本民出稼盜回長持賢兄利生逆莫此之其也

戒合氣釋罪 長造黃書見癲无端方圖令門抱真人嬰兒龍虎戲修如黃書兩畝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細湯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戒扶道作亂 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丰仙禍延息奇被同害民伐亂天下

戒章書代德 逐達七祖先免得沙擴貴紛筆奏章上上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
生民枉死為呼冤哉

戒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揃日則停暉擬鬼千

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戒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

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戒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

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无教戒之義

戒苦妄度厄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擿頭懸榍

埏埴使熟至義熙初有王公期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

之甚

戒夢中作罪夢見先亡輙云變怪邑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戒輕作凶佞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斷情世

情不計殃罪陰誅淫妬[illegible]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
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為道
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
酒之名事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
經者无有人[illegible]雖入疑科未傷弘旨
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詐希
方為三張符錄詭詐老言据採謌詞
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
可歎幸深察焉

問若尋道家厥品有三者老子无為
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錄禁厭就其

章式大有精麤麤者䏶人歛鬼精者
練尸延壽更有青録受須金帛王侯
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
少疾君何不論惟顯鄙者
荅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興
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
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
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録也
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為神電
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
光揺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
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
假尋於貝葉澄照凝獣無惑求於象
罔牢籠語默彈猒名言超絶有無逈
踰彼此苗狗万機不可謂之為有孝
慈兆庶不可謂之為无四海一家不
可謂之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
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
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緑龜
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
光盈四表慶靈揔萃厚祚无疆豈聖
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録之
談猶傳巫覡之說者昔神賜絺田

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齋
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
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
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鄽風化於
冢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
鬼言豫經綸之始曾无詭說違致遠
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
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
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
必益今佩符道士恚可長年無録生
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兩經實誕為真 三洞誕謬為偽）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
是幽深且靈寶其經天文玉字起九
流越百氏儒綜道家豈及此乎
荅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
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
陽採撫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
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
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
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
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

請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軆尚存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雜符禁化俗佐誕違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指垂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齋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闡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能士窮理徹事晈然可見

荅曰釋典洸洸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能人略說為誦持故為能人廣說為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數萬言讚誦及其齋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尒通言博在其能何誙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釋典何量八音部裒其數无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无略可收即是純能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

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滲於是乎在

教旨通局第十一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爲局近此王化而遠期出世爲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强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舟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恬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堅說塵劫尚去不遥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煞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華減矣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吝貧而早終慳貪多煞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疾患抗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煞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毋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懲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尒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誰勞步

騁於空談之際馳騁於无驗之中者
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
緾窟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
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嘗告
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
未可頓者也至於鈎戞順時恭四民
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
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句云家窩
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
黑水談遺過去辯略未来事盡一生
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
未攝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宗之
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蜎蠓等行不煞
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
霊移仁壽於菩提從教義於權實使
宗虛者悟空空之言存有者進戒定
之權於是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
霊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 春秋左傳 曰當在八
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
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年也莊王
別傳星遂即易蓬之大西域銅色人
出世而以夜明非中夏之安也李佛
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入日生
亦二月八日成道生乃成佛吉放光
明而大出世即成佛年也國以十一
月爲亞春秋四月即夏之一月也依

良謂遂通道感悟涉諸緣運值百
齡齊均万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
東遊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
物无爝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
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
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
之所異者非異何則循淳道者務在
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
莫先剃落而削鬚毀容事存高素辭
親草愛趣聖之方祛嗜慾於始心忘
飛骸於終果何春戀乎三界豈留連
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戎逆
柔圣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
語稱其至德遠辯九宅寧羅氏族之
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
莊子舟車之喻辭以古今猶禮有損
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為濫去國土惟
聖教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无外

天沙華八益次由十百年
生二郎日尚乙家五五
用月二也春丑庄年
酉孟月又秋生王歲
尚日七係符桓十在
夏迄日什同王年甲
同發用法如二歲申
社興前師来十在識
預當周年周三田度
用本暦紀扣年午王
吾忠竿及王歲成令
暦用郎石五次佛一
午晋二往年癸載千
主暦月出歲未王二

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
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
為身用但禍福相乗不无倚伏得失
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
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
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
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
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
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
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
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強斯皆
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
塗永躓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
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
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
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後乃
受受之无主必由於心心无定司必感
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
辟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
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

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
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
曰貞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
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
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訓於往
善今之肆惡褁在未來注曰楚穆王
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弒父之
愆謚之為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
皆生後二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
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刵羼提現被霹
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
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
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
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煞而
致壽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
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
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
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
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麦麦雖不生
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
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成言略標二
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
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能短長

愛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理徹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斷見也）或云聚散莫窮心神无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无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无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虵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誥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法有常措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

該故深清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窮
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与夷皓
齊蹤潔己与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
慾然釋訓稍陵競為奢侈上減父母
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
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
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
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与
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与商民爭利
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筭吉凶
殉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
僕所以致恠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
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
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
皐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
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儔含
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辯有也
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万像斯寂故
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
色是無知之傾質薩婆若諸佛之靈
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
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
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

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即色
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
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違
乎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
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
大士建行以檀度為先摽牓宗極以
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咸虛費惠而
有德豈曰空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
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壘
非尭舜之心巢居蔬食豈釋迦之意
今大周馭寓淳風遐被振道網於六
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
無含難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
盡其分嘉穀委於中田倉庫積而盈
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
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
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
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
回也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求也
聚斂由也凶愎而舉世推戴為人倫
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慕
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

相駁節盖髮膚鬚髯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録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崐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瓦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據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内冲讀寧無惣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孝慈為捻子何惑焉儒之為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茅茨之卑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匹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

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

形儀罔覩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
蹤曠遠理爭稱謂因果寂遼信絶名
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
若春氷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
宗硌硌揔括九流信駮常談無得而
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